



责任编辑 郭亮 美术编辑 王玺 校对 张武

2022年12月7日 星期三 28823906

投稿邮箱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gs@163.com

记事本

恋那旧物与时光

青衫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而有些衣物跟了我很多年,有种情同手足的依恋感,即使不穿,仍然不舍得丢弃。细细想来,皆因旧物承载着过往的岁月,上面有我难忘的旧时光。

每到换季的时候,总要整理衣柜,衣物在季节交替中拿出收起,岁月便也在这一刻无声地滑落过去。每次大动干戈的整理后,都要淘汰一些旧衣物,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扔掉旧的,才能留出空间承接新衣物,可是也并不是所有的旧物都能扔掉。它们像相知多年的老友,那么贴心地温暖过我,失散了,会心痛、失落、牵肠挂肚。

多次搬家,那件蓝色的T恤一直跟着我,是我2002年买的,样子很普通。奇怪的是用它搭配什么衣服都好看,我很喜欢,就断断续续穿了六年之久,其实现在我已经好多年不穿它了,也几次将它打入被淘汰之列,可真要往外扔的时候,还真犹豫。想想它伴我走过的那些艰难岁月,走过那么多地方,见证了我那么多的喜怒哀乐,我对它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看到它就回想起自己当年的不易,那是我生命中最低谷时期,它就是另一个我,真的难舍这份相依相偎的情。

衣柜里还有一条乳白色的大摆蕾丝连衣裙,那是他第一次送我的礼物。在美丽的凤凰山下,杏花盛开,落英缤纷的草地上,一袭白裙的我在他的镜头下明媚地笑。那是属于我俩的记忆,单纯的恋爱似清淡,没有过多的俗念,内心里满是笃定的温暖与幸福,哪怕风雨兼程,也发彼此共同承受。

那双婚礼上穿过的红色高跟鞋,是先生给我买的,我穿着它在婚礼上美丽无比。可谁又能想得到,我这个新娘子竟然穿的是双“废品鞋”,只有四十块钱,和真品相差不止十倍。以他的经济条件,只能如此,单纯的我不但不计较,只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如今我的鞋子,各色各样,而这双“废品鞋”,一直无法狠心抛弃。

身边的朋友来来走走,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而这些旧物,只要我们会不舍弃它,它们一定不离不弃,只要是我们喜欢和愿意保留的东西,就有一万个理由留住它。世间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生命,跟你久了自然产生感情,那些伤感、清愁、快乐、幸福,总有一些物在和你一起印证,扔掉了东西,也扔掉了过去的点点滴滴。

生命如流水奔流不息,谁也无法回头看,可看到这些东西,也就看到了那些令我们难忘的过去,看到了我们曾经的清风白露,夜晚黄昏。



新修的市新市徐公店景区一角

航拍镜头下的攸县新市

地名记忆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宿新市徐公店》以其清新别致、隽永秀丽,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有风格脍炙人口,更因曾入选语文课本而广为中国人所知。诗题中的所谓新市,新版《语文》教材是这样注解的:“地名,在今攸县北”,由此可见,新市早在八百多年前便因大诗人杨万里的一首写景的诗而变得名扬天下,享誉四海了。

新市镇自古便是攸县一个经济繁荣、物产富饶的地方。发源于江西武功山麓的攸水由北而南,纵贯攸县全境。万千年的攸水滔滔不息,在攸县境内冲击成无数个平原农业区。新市处于它的中下游地区,是攸水流域,也是攸县境内最大的一个平原农业区,因而农耕文明年代,新市一直主导着全县的经济,在攸县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它仍是攸县一个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老街沧桑

新市有座老街,历千年风雨而不衰,曾是攸县五大农村集市之一,是一个享誉湘东南地区乃至湘赣边界的千年古镇。老街依攸水而建,在水运事业十分发达,主要替人类承担起货物转运任务的年代,它的富庶与繁华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八百多年前的诗人杨万里诗中提到的徐公店,其遗址就在这座老街上。许多写新市老街的文章都提到,新市徐公店遗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仍存在,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后来遗址竟被毁了,使得现在老街上再也觅不到其踪影,不免让人平添几分惆怅与惘然。

“地因人始重,河东而外,江山永柳各千秋”这是清代诗人杨季鸾题柳州柳侯祠对联的下联,意思是说湖南永州与广西柳州这两个地方因柳宗元这个人的名气而扬名天下,被世人所推崇。这对联道出了世人崇拜名人的心理,而新市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近千年来,它便是凭着宋代大诗人杨万里那首诗的名气而被人知晓的。上世纪80年代后,新市老街集市随着公路运输的迅猛崛起与水上运输的日趋衰微而被迁址,老街也随之出现了邮局、供销社、电影院、人寿保险公司、国营饭店、百货商店、生资公司、船厂、农具厂、食品加工厂等。有文章回忆,那时镇内机器轰鸣,镇外货运码头上劳动号子声声,镇内镇外,一片繁忙景象。老街有个戏台,县城剧团和各种舞台班子不时来这里演出,给小镇民众生活带来快乐。

旧貌新颜

逡巡千年古镇,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展现在眼前的是沉寂无语的狭窄小巷。徐公店故址无处觅,内心不免生出些许惆怅与失落感。真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啊!值得庆幸的是,古镇水灵寺这座乾隆时期的古老建筑历经风雨冲刷与时代风云变化,仍傲然如故,独自兀立于此,向往来人员诉说着此处的荣衰兴亡事。水灵寺里面供奉着许多神像,这座古老建筑因民国十六年有幸成为攸县第一个农民协会新市分会的会址而被列为县

新市徐公店,从课本到现实

尹运中

旧事

如今难觅“蚂蚱笼”

王增林

放学了,一大群孩子围着街角一个小摊,迟迟不肯离开。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小贩,在卖竹皮蚂蚱。这些手工做的蚂蚱,颜色碧绿,振翅欲飞,形态生动,栩栩如生。

上前买了一个给孙女,孙女玩得爱不释手。我告诉她:“我们小时候,在地里抓的蚂蚱,个个活蹦乱跳。那时候我们不光捉蚂蚱,还会做蚂蚱笼子。”我这一说,使孩子充满了羡慕和向往。

看到孩子手中的“蚂蚱”,我便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下地捉蚂蚱的经历。

那一次,父亲扛着一把铁锹到玉米地翻地,让我跟着。时值初夏,地气上升,百虫萌动,草丛中蚂蚱横行。宋人舒岳祥《虫吟》里说:“秋田蛙蛭横,暗野如飞蝗。”其实不要等到秋天,初夏时节,地里已经满是蚂蚱了。

父亲忙着翻地,我则奔前跑后,四下里捕捉蚂蚱。捉到一只,就送给父亲辨认,然后用“巴地草”扎起来。父亲一边挖地,一边告诉我这些蚂蚱的不同名称。身子粗短、腿上毛刺坚硬的,是“油葫芦”;身体细长匀称、蹦跳得最远的,是“破竹节”;还有扛着两把大刀,整天忙着打架的,是“炸螂”;一种触须长、个头扁扁的,叫“破竹节”。这“破竹节”最特别,晚上天黑以后,能发出响亮的“吱吱、吱吱”的叫声。

不大一会儿,我便捉到了好几只“得磨”,父亲抬头看看太阳,说道:“现在我们就收工回家,帮你做蚂蚱笼子,把这些东西养起来。”

到家后,父亲从草堆上抽出一把柔软的小麦秸秆,又找来一段芦柴。他先把芦柴剪出一拃长的两段,用棉线绳绑成十字,然后编织成底。接着,他把一根根剪下的麦秆末梢,分别插进芦柴棍顶端的孔洞,逆着时针方向折转,一根压着一根,最后在顶端收口。不大一会儿工夫,一只蚂蚱笼子就做好了。仔细看看,这笼子下粗上细,旋转着上收,活像一只草编成的海螺。笼子非常精巧,在任何位置,推开相邻的两根麦秆,笼身都会咧开一道口子。把蚂蚱放进去,再轻轻一合,蚂蚱就关牢了。

接下来,他便让我试着自己做笼子。他在一旁手把手地教我,我则一步一步地学。尽管比他慢了许多,最终还是顺利地收口。不过,我做的笼子,经不起细看,麦秆的接头处,比他做的粗糙很多,海螺状的造型,也不如他做的周正。

一切停当以后,父亲便将蚂蚱装进笼子。蚂蚱装进笼子后,在里面跳跳蹦蹦,发出“扑扑啦啦”的声音。到了晚上,“破竹节”不甘寂寞,发出连续不断的“吱吱、吱吱”的叫声,引来了邻居几个孩子围观。那时候,乡下孩子没有什么玩具,父亲教我捉蚂蚱笼子,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仔细和耐心,也许他觉得,田里活计再忙,也不比孩子的快乐更重要。

现在的孩子,只能在图片上认识蚂蚱,只能在玩具店里买一些塑料蚂蚱了。生活一天比一天精致,玩具也多得目不暇接,但乡下的田野之趣,却与孩子们渐行渐远。仔细想想,生活就是这样,有得有失,难得两全。当然,有机会时利用假期,带着孩子到老家多呆上几天,还是能好好补上接触乡野、接触大自然这一课的。